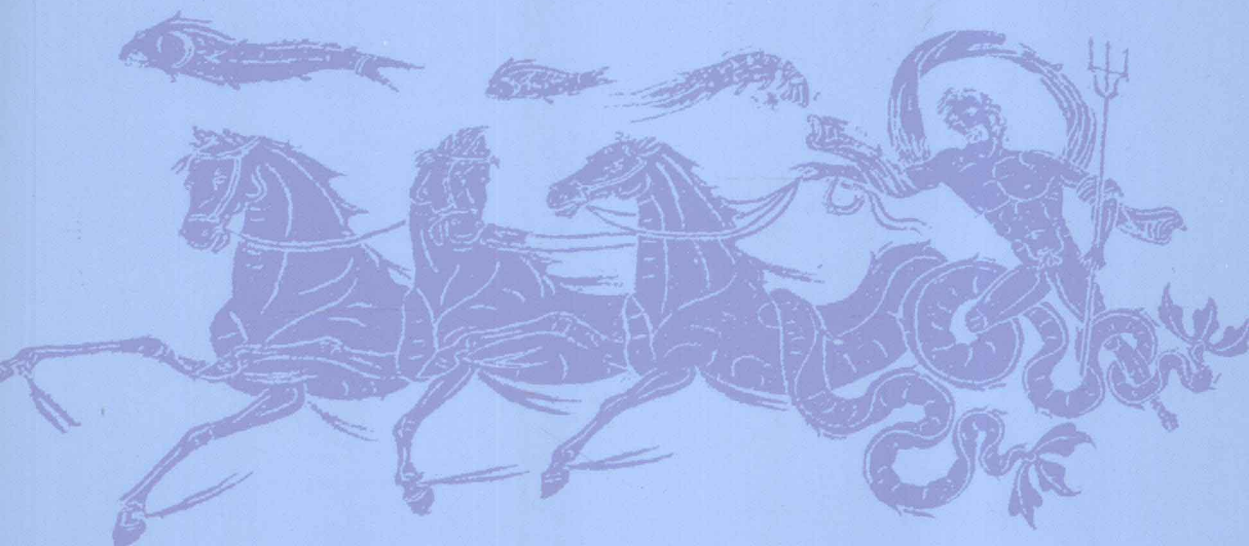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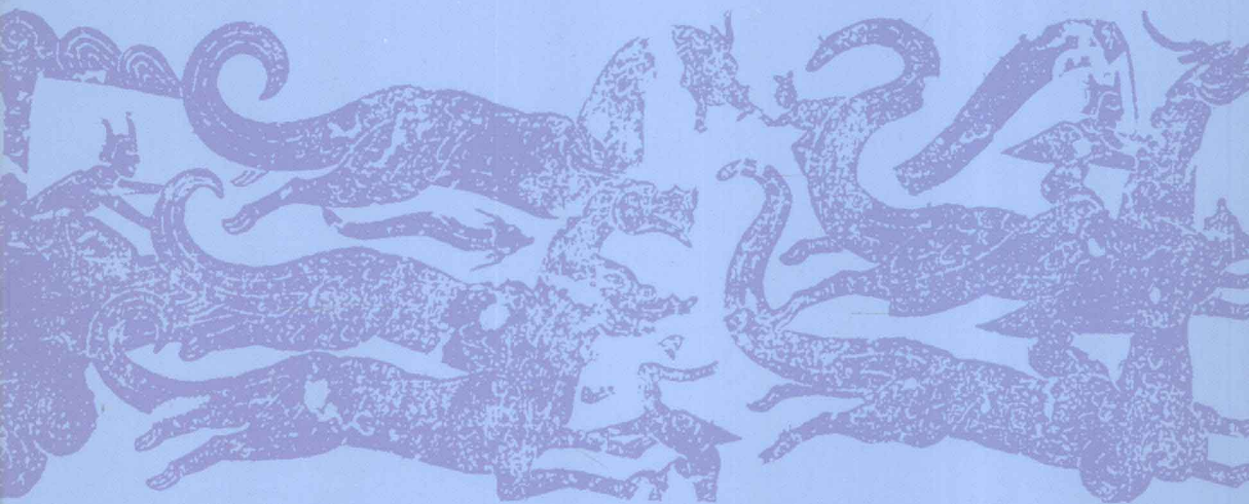
古罗马和秦汉中国 ——风马牛不相及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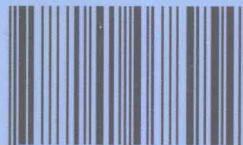
法国汉学 第十四辑

中华书局

SINOLOGIE FRANÇAISE



ISBN 978-7-101-07895-4



9 787101 078954 >

定价：68.00元

法国汉学 第十四辑

古罗马和秦汉中国 ——风马牛不相及乎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马 克 邓文宽 吕 敏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罗马和秦汉中国:风马牛不相及乎/(法)马克, 邓文宽,(法)吕敏主编;《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11.8

(法国汉学;14)

ISBN 978 - 7 - 101- 07895 - 4

I. 古… II. ①马…②邓…③吕…④法… III. ①宗教—研究—古罗马 ②宗教—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B929.546②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044492 号

书 名 古罗马和秦汉中国——风马牛不相及乎

主 编 [法]马 克 邓文宽 [法]吕 敏

编 者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丛 书 名 法国汉学 第十四辑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9 插页 11 字数 465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07895 - 4

定 价 68.00 元

Rome-Han : comparer l'incomparable

***Sinologie française* n° 14 (2009)**

Préface : Li Ling (Université de Pékin)

Introduction : Marianne Bujard (E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 et Marc Kalinowski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Cartes

Culte impérial, prophéties et politique

1 – John Scheid (Collège de France) : « Le culte impérial dans l' empire romain »

2 – Hsing I-t' ien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 Les sacrifices Feng et Shan de l' empereur Guangwu des Han, 56 de notre ère ». Annexe : « Le culte aux empereurs et le culte par les empereurs – deux univers inconciliables ; commentaires sur “ Le culte impérial dans l' empire romain ” de John Scheid »

3 – Nicole Belaych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 « Les prophéties dans l' empire romain tardif : de la subversion politique à la perversion religieuse »

4 – Lü Zongli (Université des Sciences et Technologie, Hong Kong) : « Les prophéties politiques dans la Chine ancienne – la période des Wei, des Jin et des Six dynasties »

5 – John Scheid : « La conception des dieux romains »

6 – John Scheid : « Suovétauriles et Trittyes : une particularité des civilisations occidentales ? »

7 – Li Guoqiang (Université Paris 10) : « Le sacrifice Tailao dans la Chine ancienne »

8 – Lai Guolong (Université de Floride) : « Religion et empire dans la Chine ancienne et dans l' empire romain »

Philosophie, religion et divination

9 – Philippe Hoffmann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 « Les philosophes et la religion dans le monde gréco-latin »

10 – Wang Baoxuan (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 « A propos

du rapport entre ritualisme et philosophie dans le confucianisme ancien »

11 – José Kany-Turpin (Université Paris 12) : « Etude critique de la divination romaine : le destin et la divination dans le *De divinatione* de Cicéron »

12 – Marc Kalinowski : « Divination et destin chez Wang Chong »

13 – Lisa Raphals (Université de Californie, Riverside) : « Attitudes sceptiques à l'égard de la divination chez Wang Chong et Cicéron : l'arrière-plan chinois et gréco-latin ».

Savoirs techniques, médecine et magie

14 – R. J. Hankinson (Université du Texas) : « Pronostic, prédiction et diagnostic : la connaissance de l'avenir dans la divination et la médecine dans le monde gréco-latin »

15 – Liao Yuqun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Chine) : « Le pronostic et la prédiction des maladies »

16 – Annie Dubourdieu (Université Paris 4) : « Le calendrier romain : la division du temps à Rome »

17 – Liu Lexian (Université normale de la capitale) : « Les fonctions sociales du calendrier dans la Chine des Qin et des Han »

Archéologie et religion

18 – Olivier de Cazanove (Université de Bourgogne) : « Archéologie et religion en Italie et dans le monde romain : une rencontre problématique »

19 – Liu Rui (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 « L'archéologie religieuse des empires Qin et Han : découvertes archéologiques et textes transmis »

目 录

2009 北京世纪坛秦汉—罗马展览题词

秦汉罗马:一场时空遥隔的对话(代序)	李 零(1)
文明的邂逅:秦汉与罗马帝国之比较研究(导论)	马克 吕敏(9)
中西大事记对照表	(33)

皇帝崇拜:政治与预言

罗马帝国的皇帝崇拜	沙义德(43)
东汉光武帝与封禅	邢义田(59)

附论:“崇拜皇帝”和“皇帝崇拜”,两个不同的世界

——跋沙义德教授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崇拜》	(80)
----------------------------	--------

4 世纪罗马帝国的占卜

——从颠覆政权到败坏宗教	白兰诗(89)
--------------------	-----------

3 至 6 世纪中国的谶言信仰与政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吕宗力(109)
罗马人心目中的神	沙义德(129)
猪牛羊三牲祭祀是西方文明特有的祭礼吗?	沙义德(137)
太牢考论	李国强(151)
帝国与宗教:古代中国与古罗马帝国的比较研究	来国龙(196)

哲学、宗教与占卜

希腊化罗马时代的哲学家与宗教	霍夫曼(221)
----------------------	------------

试论儒学中礼学与义理之学的关系 王葆玟(248)

古罗马占卜术的分析与批判

——西塞罗《占卜论》中的命运与偶然 杜若泽(263)

王充思想中的命运与占卜 马克(277)

中国、希腊与罗马的怀疑论与占卜 瑞丽(287)

医学、历日与术数

预测、预言、预后:古希腊罗马占卜与医学对未来的认识 汉金森(305)

疾病的预言与预后 廖育群(318)

古罗马历

——古罗马人如何安排时间 杜安妮(329)

秦汉历日的内容及功用 刘乐贤(351)

宗教史与考古

意大利和古罗马世界的考古与宗教

——似是而非的交汇 章立维(389)

秦汉时代的考古与宗教

——游走在文献与田野之间 刘瑞(408)

秦汉罗马：一场时空遥隔的对话

（代 序）

李 零

我一直认为，中外学者的交流，最好能超越语言的隔阂，抛弃虚假的客套，像普通朋友一样，坦诚相见，面对面地做平等讨论，谁也别摆谱端架子。在这方面，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做得最好。

1997年以来，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一直与中国的学术界和文化界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与联系，定期举办中法学术系列讲座，与中国学者做面对面的讨论，讨论深入而广泛，气氛轻松而愉快。到目前为止，讲座已举办过100场，大获成功。

2008年，我们的讨论主题是秦汉和罗马宗教传统的比较。每一次讲座，都是请一位法国的罗马专家和一位中国的秦汉专家就某个对应的话题分别演讲，认真对话。演讲组织者给出的题目非常生动：罗马帝国与大汉皇朝：果真风马牛不相及乎？这是一个跨文化比较的问题，答案可能是相及，也可能是不相及，有相同，也有不同。比如邢义田教授的报告，答案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问题是开放性的。

这组讨论，对中国认识西方，对西方认识中国，很有意义。

罗马是古典欧洲的巅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源头，近代欧洲统一之梦的寄托。正如秦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

秦汉是两千多年来中华帝国史上的头两个朝代，上承三代，下启魏晋，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

罗马的特色是什么？秦汉的特色是什么？

不比不知道。

历史研究是建立在时空比较之上，没有区域比较，就没有世界历史。

比较,可以横着比(共时的比较),也可以竖着比(历时的比较)。我们的讨论是横着比。

罗马分两段:共和时期,从公元前 510 年到公元前 27 年;帝国时期(西罗马帝国),从公元前 27 年到公元 476 年。

秦汉与罗马,有 400 多年的重合。秦代、西汉和新莽(公元前 221—公元 24 年),大体相当于罗马共和时期的晚段。东汉和魏晋南北朝(公元 25—589 年),大体相当于罗马的帝国时期。

我们的比较是在这段时间里比。

世界史有个传统的二分法,西方和东方。东西方的对立,是一种古典对立。这种对立就是一种比较。

打开地图,我们不妨看一下东西方的概念。

古典时代,西方是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东方是地中海以东的波斯。波斯帝国是希腊、罗马的宿敌,常常被古典作家丑化。其实,它们是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等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当时的比较,主要是这两个帝国的比较。

中世纪,西方是基督教世界的欧洲,东方是伊斯兰世界的亚洲和非洲。基督教世界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伊斯兰世界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两者也形成对比。

近现代,西方和东方的概念都被扩大,但世界还是个二分的世界。

罗马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西欧),中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东方(远东)。但罗马和中国,不是远亲,不是近邻,不是历史上的冤家对头。它们,一个位于欧亚大陆的西端,一个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山海遥隔,天各一方,马可波罗之前,彼此很陌生。

这两个时空遥隔的文明,它们可以对话吗?还是像《左传》上说的,风马牛不相及?这是个惹人遐思、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当代的文化比较,其实是以殖民时代的征服、贸易和传教作背景。这是非常晚近的事。

当欧洲与中国初次相遇,法国是重要的介绍者。20 世纪上半叶,法国是欧洲汉学的重镇。当时,中法之间有过最高水准的交流,大师与大师的交流。

1925 年,王国维写过一篇短文,《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收入

《静安文集续编》)。他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有“五大发现”。这“五大发现”把中法学者引入了共同的讨论。它们是:

- (1)“殷墟甲骨文字”(殷墟卜辞);
- (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
- (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敦煌遗书);
- (4)“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大库档案);
- (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突厥文、梵文、佉卢文、回鹘文、粟特文、吐火罗文和西夏文)。

这“五大发现”,至少有三大发现(上面的第二、第三和第五个发现),法国汉学家做过深入研究。比如沙畹对汉晋简牍的研究,就受到罗振玉、王国维的高度重视。他们合作的《流沙坠简》,就是利用沙畹的研究。

说起中国宗教史的研究,我会想到沙畹。

沙畹翻译过《封禅书》,写过《泰山》和《投龙》。中国早期的宗教传统是什么?对中国学者也好,对法国学者也好,都是绕不开的问题。在《入山与出塞》一书中,我回顾过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

罗马和中国都是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帝国,它们的宗教是什么样?政教结构是什么样?对两大文明的走向至关重要。

西谚云,“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出《圣经·新约》的三福音)。上帝的问题和恺撒的问题,是政治和宗教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很关键。我和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讨论过一个问题,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有什么区别,就涉及到这种关系。

我说,秦皇汉武也考虑过“普世性”的国家宗教,但被儒生王莽推翻了。罗马帝国的遗产是“宗教大一统”,秦汉帝国的遗产是“政治大一统”,这是基本区别。

马克教授说,但中国皇帝也考虑宗教,罗马教皇也考虑世俗,他们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这就是我们俩的对话。

罗马和秦汉的对话,其实是法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对话。我们是利用考古、文献等各方面的材料,试着揣摩古人的想法,代表他们进行对话。

宗教是我们的切入点。

2008年的讲座,有两次活动,我应邀担任评议人。一次是讨论宗教和方术的关系,一次是讨论宗教和考古的关系。我想讲一点我个人的感想。

第一个问题很重要。中国古代,有所谓祝、宗、卜、史四官,祝和卜,关系很密切。前者管祭祀和礼仪,后者管巫术和方术。教和术有不解之缘,我们读东汉史,这点最突出,王莽废祠后的民间,就是借术立教。马克教授说,中国的方术特别发达。

白兰诗(Nicole Belayche)教授的演讲,主要是讲罗马时期的各种方术,以及罗马皇帝和后来基督教对这类方术的禁止和限制。这对理解中国的方术很有帮助。我国说的术,主要是方术,方术包含巫术,又贬斥巫术。统治者对这些术又信又怕,就像喜欢刀剑的人又怕刀剑伤着自己。罗马是这样,汉代也是这样。比如汉代的巫蛊之祸和法律上禁止左道,就是同样的做法。但中国的迫害主要是政治迫害,而不是宗教迫害,又不完全一样。大家怕方术,主要是怕方术中的巫术。这类技术,来源更古老,有很多是伤害巫术,西方叫“黑巫术”。官方总是试图把它控制起来。我国的兵书,就提到过这类想法(《六韬·龙韬·王翼》、《墨子·迎敌祠》)。

白兰诗教授说的术,有些和我们相似,如占星、解梦和对雷电的解释。还有一些,如“根据鸟儿的啼鸣和飞翔”来占卜,我们也熟悉,《左传》就有,后世叫“鸟情”。“相脏术”,我不太了解中国是不是有类似的占卜。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兰诗教授还谈到了一部叫《西比拉圣谕》的古书,好像我们的谶言。吕宗力教授的讨论和它有交叉点。

吕教授和我是社科院的同学,我知道,他对汉代谶纬有精深研究。汉代政府,对于谶言,和罗马类似,也是又信又怕。民谣蕴含的舆情,是民意的反映,可以利用民众心理广泛传播,往往预示着国祚之不永,让统治者害怕的不得了。统治者对这类东西,当然要禁止和限制。

吕教授的报告中,有三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是他对“谶”的概念界定。他说,谶不是预测,不是神谕,不是占卜,这是强调它的独立意义。但我感觉,它和神谕和占卜还是有密切关系。谶在中国古代是什么概念,它和当时的宗教活动和方术体系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很重要。还有谶和图是什么关系,纬和经是什么关系,谶和纬为什么会最终结合在一起,很多问题都值得探讨。吕教授的讨论,提供了很多启发。

第二，是他对谶纬的禁毁有很好的分析。他指出所谓禁毁，从来都是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谶纬本来是禁民间收藏，不禁官方收藏，但禁的结果，却是民间还有所保留。其实，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是类似的情况。书没有都烧，人没有都埋。

第三，是他还提到一种“密码式谶语”。这类谶语和古代巫术对文字魔力和语言魔力的传统有关，和当时时间里书师、俗儒鄙夫说文解字的传统有关，和易学中讲象数之学的传统有关，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二个问题，我也很有兴趣。因为以前我是考古系的学生。

章立维(Olivier de Cazanove)先生讨论罗马，刘瑞先生讨论秦汉，是一组考古学的对话。

章先生说，罗马的宗教很复杂，前有地中海北岸的各种老宗教，后有中近东传入的基督教，正像考古遗址所揭示，它们是一种前后叠压、后来居上的关系。罗马本土的各种教，本来是“正统”，后来却被称为“异教”，外来的基督教，本来是“异教”，后来反而成了“正统”，而且是唯一的“正统”。在很长时间里，“正统”遮蔽和截断了欧洲人对“异端”的认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一样。

刘先生的报告，材料很丰富，对有关考古发现做了很好的总结。有趣的是，他也使用了类似的概念。刘先生把秦汉时期由各种坛庙遗址体现，具有国家大典性质的礼仪叫做“正统宗教”，而把东汉晚期从民间兴起的道教和从西域传入的佛教，当作正统宗教以外的两种宗教。我想，它们和罗马的情况，恐怕还不太一样。

关于罗马宗教，我没有研究，不敢讲话。这里，只就中国宗教说两点看法。

第一，秦汉宗教，是个糅合早期巫术和晚期方术，兼包上层礼仪和民间信仰，边缘不太清晰的混沌，其中有很多盲点。刘先生讨论的礼仪还不是中国早期宗教的全部和整体，至少它下面还有很多祀典阙如、太常管不着的民祠淫祀。它们既有重叠，也有差异，而且是很大的差异。汉以后，民间信仰和皇家祀典一直是两回事，民间信仰本身也是多元化的格局。我之所以不太同意西方学者使用的common religion的概念，就是因为它不能表达这种差异。

第二，道教和佛教，相对晚出，“三元共生”的说法不妥。事实上，礼仪和道教、佛教的关系，不是正统和异教的关系。中国的异端，古人叫“左道”，“左道”虽与民祠淫祀关系更大，却不是为了区别于“正统宗教”，而主要是一种法律概

念。中国法律禁左道,主要是考虑国家安全,而不是哪种宗教更正统。中国传统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中国没有什么唯一的正统宗教,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统宗教,像欧洲历史那样。

中国和欧洲有起点上的不同,既有结构性的差异,也有时间上的错位,同期比较,常常风马牛不相及。

研究宗教考古有什么用,也是两位演讲人所关注。我在考古所工作学习过,深知那里的学术训练和学术传统。文献与考古是什么关系,当然不能对号入座,即使把文献和考古加一块儿,也是管中窥豹。考古有用,文献有用,但都非万能,我同意。问题在于,认知的困难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知识,表面上是由“知之”构成,其实是由“知之”与“不知”共同构成。“知之”不仅被“不知”所包围,还到处埋伏着“不知”的陷阱。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意思是,知道的就说道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才是真知道。这是强调“知”。

老子说,“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矣。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老子》第七十三章)。意思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最好;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最糟。圣人不犯后一种错误,是因为他把错误当错误,所以不犯错误。这是强调“不知”。

我们的困惑,正像庄子所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又不知道什么,它们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的知识是游走于“知”与“不知”之间。人与人的交流,有这种困惑;国与国的交流,也有这种困惑。

这是我的感想。

说到罗马和秦汉的比较,我会想起两位中国学者,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尚钺先生,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政烺先生。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新史学,历史很短,筌路蓝缕,创业维艰。它新在哪里?新就新在有了比较的眼光,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兄弟文明。

中国的史学,无论是国民党的史学,还是共产党的史学,都是拜西方之赐。

中国史学界有一场持久深入的大讨论,现在已被淡忘,这就是“中国历史分期”的大讨论。这一讨论是以西方历史为标准,在中国历史中寻找“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讨论是在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进行。

社会史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点。

尚钺先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早年是狂飙社的主将，晚年是历史学家，就是这一讨论的参加者，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

中国史学的另一半，现在也被人们遗忘。

1928年，国民政府批准，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南京成立，留学德国的傅斯年先生，提倡用欧洲的考古学（archaeology）和比较语言学（philology）改造中国的经史之学和小学。当时，史语所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也是考古的重镇。

1949年，中研院迁台。原来选出的81名院士，只有9人随往，12人留美，其他60人都留在了大陆。原来的异端反而跃居正统，大陆反而成为史学中心、考古重镇。

张政烺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就是前史语所的成员。解放后，他在北大历史系任教，和尚先生属于同一个派别。

“分期讨论”主要有三大派：一派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一派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一派是以尚钺为代表的“魏晋封建论”。50年代，北京大学接到政务院的通知，历史系只准讲范文澜和郭沫若的体系，我的老师被解职。他说，这是他一辈子最伤心的事情。80年代，俞伟超先生和郑昌淦先生牵头，拉了一批学界最优秀的学者出来写翻案文章。俞先生请张先生作序，被他谢绝。他说，他不愿意重温旧梦，想起来太难过。后来，集子没有编成，文章是分散发表。比如我校历史系的马克垚老师就写过罗马和汉代的比较。今天，这个问题再度被提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

中国的“魏晋封建论”，受苏联影响最大，最讲马克思主义，最讲比较研究，反而遭受批判，这是耐人寻味的现象，研究中国学术史的人，应该探寻其原因。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它恰恰是立足于秦汉、罗马的比较：

第一，中国的秦汉与罗马时间最接近（此派的林志纯教授有所谓“综合年代学”，非常强调同期比较）；

第二，中国的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都是庞大帝国，在制度上多有可比（马克垚教授讨论过这类问题）；

第三，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和欧洲中世纪都是四分五裂，小国林立，没有天下共主（两周时期仍有天子，与欧洲的封建毫无共同点，这是西周封建论无法回避

的问题)。

当时的讨论,反映了中国学者试图从世界眼光看中国历史。其成败得失,只能留给史学史去检讨。

今天,我们的讨论,再次接触到两者的比较,问题仍然是开放的问题。
本辑的《法国汉学》,就是这次讨论的结果。

(2010年5月13日,根据我的三篇评论稿改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文明的邂逅：秦汉与罗马帝国之比较研究

（导 论）

马克 吕敏 著

李国强*译

法国 19 世纪末的一位诗人曾以这样的诗句来界定“美”：

美，是缝纫机和雨伞在解剖台上的邂逅。¹

这里，诗人用以表达意象力量的方式令人匪夷所思：通过在两种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建立起的奇特关联和出人意料的感悟方式，诱使读者去体验那种特有的异态感觉。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禅宗语录中“棒喝”式的启示。二者在感悟方式上异曲同工，都是以一种超越常态的认知模式来对现实世界进行感知和把握的。就科学研究而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这一感知方式似乎都文不对题，因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分析和归纳理性，而非诗意的幻想或灵感，而科学的目的也在于寻找统摄世界的原理与法则，并不是要去表达事物本身之美。

然而，世间的一切似乎并不能一概而论。科学研究中某些对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发现，有时也会在貌似格格不入的事物之间，揭示出某些与诗人的邂逅意象类似的关系特征。当梁任公初次读到达尔文进化论中某些令人诧异的进化现象时，他所发出的感慨正可以作为这一科学邂逅的绝妙注解：

夫孰知兰之产生，与彼风牛马不相及之猫，有若此之大关系乎。²

这里的“风马牛”，也同样是以出人意料但又确实存在的邂逅完成其寓意象